

屈

辭

精

義

屈辭精義卷之五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九歌

發明

九歌皆楚俗巫覡歌舞祀神之樂曲周禮春官司巫掌巫之政令男
曰覡女曰巫楚以巫祀神亦從周舊典特其詞句鄙俚故屈子另撰
新曲然義多感諷後人不深求其故漫曰楚俗信鬼好祀而谷永又
謂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軍似皆妄擬之詞愚按九
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
眾巫和者激楚揚阿聲音凄楚所以能動人而感神也鄭康成曰有
歌者有哭者莫以悲哀感神
靈也讀九歌者不可以不辨

東皇太一

舊註祠在楚
東以配東帝

箋

太乙北辰星名在天乙之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考治上下順行八宮理天理地理人其神最尊故楚俗祀神首先及之其曰東皇者太乙木神東方歲星之精故曰東皇

吉日

謂甲乙

兮辰

謂寅卯

良穆將愉兮上皇

東皇

撫長劍兮玉

珥璆鏘鳴兮琳琅

箋

詩穆穆文王穆字指上皇不貼主祭與巫言將愉者神將降而歆其祭祀也撫長劍則如見其形矣璆鏘鳴則如聞其聲矣首從神降序起不入迎神一詞末亦不找送神一語創格也

夢溪筆談

吉日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

鶴與飛皆

用此體

瑤席神位兮玉璵同鎮盍將把奉持也兮瓊芳蕙肴蒸同烝進也

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洪邁曰二語乃當句對也

箋此述陳設饗薦之豐潔也言竭誠致禮既以瑤爲席而玉爲璵矣則所將而致敬者何物耶瓊之芳也蕙之肴也桂之醕而椒之漿也筆以反

重跌見

揚枹兮拊鼓疎緩節兮安歌升歌陳竿瑟間歌兮浩倡此一巫倡而衆

也巫和

箋歷舉聲歌之盛以娛神也浩者見歌者之衆竿瑟之多也

靈楚人號女偃蹇兮姣服不曰巫姣而曰服芳菲菲兮滿堂此

巫爲靈子

姣是其換詞之雅

花香人香
一時並艷

五音紛兮繁會

樂之亂

君

東皇

欣欣兮樂康

與篇首愉字相應

箋

人謂離騷無艷語非通論也騷從三百來詩不云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皆風雅之極則以宋廣平之鐵石心腸梅花有賦以陶靖節之甘貧石隱猶賦閒情文人之筆何所不有況此章屈子之用意尤深蓋以姣巫之樂東皇喻鄭神之惑懷王也故前不著一語迎神後不著一語送神突然而起劃焉而住爰於九歌第一章中卽隱寓此意以待千百後世明眼以一發其覆也王逸曰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何評

各章中大抵以神比君有望君心之一悟其妙處在不離不卽之間若必指定何人何事失之遠矣

雲中君

釋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聚為雲雲師名屏
發封禪書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司命

浴蘭湯兮沐芳

易通卦驗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華華浴蘭沐芳者蓋狀雲氣如

花木之初出於水也

華采衣兮若英

叶通卦驗立秋濁雲出如赤繪史記齊雲如絳衣華采者狀色之如繪如絳若英如花也

靈

雲中君

連蜷兮既留

連蜷狀雲之連綿不斷既留者行將臨壇而享祭也

爛昭昭兮未央

謂光

華爛綬昭同於天也

釋

九歌靈字有指巫言者如上章靈偃蹇兮姣服是也有指神言者如此章及東君靈之來兮蔽日是也亦若經言美人可以比君亦可以自喻

若如諸家泥說則屈子名靈均而稱君不可以名靈修矣且東皇章舊詁既以靈字指神而下文君字又何所指耶

何評

從雲著想見縹緲之致一
結亦是不忘君之意耳

審將憺

安也

兮壽宮

爾雅壽星角亢也角亢爲東方之宿壽宮者謂雲神胡起於角亢之次而憺安於壽星之舍也

與日

月兮齊光

齊光者卽卿雲爛兮紉纓纓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之意

龍駕兮帝服

龍駕子華子雲龍屬故能以龍爲駕

帝服形容雲之彩色如帝服之綉爛也荀子雲五彩成文葛洪曰雲五色爲慶三色爲喬

聊翔遊兮周章

周章怔營貌聊翔遊者謂其行

止不定又將

營營他往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遑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

釋

雨降倏舉此借雲以比懷王之狂惑也易曰雲行雨施夫雲之所以爲靈者在乎膏我下土其澤之所滂望其沛冀一州而有餘被四海而無

窮也今乃空具此密雲之勢亦猶楚徒恃其有方城漢水之險而不能
養兵息民惟務黷武襄陵之役圖得魏八邑信張儀約從伐秦絕齊貪
得商於六百里地卒致被欺兵連禍結此屈子之
所以有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蠹蟻之嘆也

湘君

舜

洞庭君山上有湘妃墓相傳為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而神遊於
洞庭之淵故竹書帝舜卽位三十年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渭娥
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商有女英塚則岳之湘君湘夫
人非堯女也明矣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女
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皆明燭光也按史記
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則湘君湘夫人又相傳為堯女
久矣非宵明燭光也讀屈子所賦殆湘水之神楚俗之所
祀者然二篇亦皆自喻不得於其君之詞非真詠二妃也

君湘不行兮夷猶蹇難行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同兮宜

修此指巫之容質既美又善修飾而能降神也沛吾主祭者粲兮桂舟迎神之舟命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恐其不來祝其無阻也

箋

開首便見是恍惚之詞中洲句下應接望夫君二語乃先插入美要眇四語橫空隔斷以見巫之蛟舟之美主人祭祀之誠君之不行而夷猶者胡爲耶既怪之又疑之使下文望字乃躍然而出章法之妙獨有千古

望夫君兮未來

叶黎王世貞曰日暮碧雲盡佳人殊未來本此

吹參差

參差洞簫舞樂

兮誰思

迎

不來見其吹簫

不知其思誰也

箋

此迎神未至之辭

駕飛龍

湘君所駕

兮北征適吾道兮洞庭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澧沅瀟

湘之淵此蓋設祭於洞庭冀其適道而臨於祭所也

薜荔兮

舊說拍舟子抹額

兮蕙綢

袂

蓀橈兮蘭旌

此即前所乘之桂舟遙見神既駕龍北征恐其路過不及於是又裝點舟子加以橈旌命其鼓櫂速發而迎之也

望涔陽

涔陽浦在洞庭大江之間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箋望者遙睇潒陽雲氣蔽空似神之威靈剡剡早已飛揚江上矣

正誤

靈指神之威靈不指主祭者之精誠言王逸謂揚已精誠冀感寤懷王使還已謬說也

揚靈兮未極

極至也未極者神在望而不降也

女嬋媛

巫

兮爲余太息橫流

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惝恍

猶惝恍何評思君惝恍一篇主意在此後文忠信正與此句映發

箋

已上皆鑿空幻想其實湘君何曾留何曾吹何曾駕飛龍而揚靈耶作者一肚皮幽憤無以發洩特假此自寫其縹緲之思以見求君之難耳

其寫神之不測處真得鬼神之情狀矣

桂櫂兮蘭枻

音屑

斲冰兮積雪

欲追不及如斲冰於積雪中也

采薜荔兮水中

擧芙蓉兮木末

水中無蒔荔木末無芙蓉喻求神之空往也

心不同兮媒

喻大息女巫

勞恩

不甚兮輕絕

辭鏡

此與湘夫人二章皆離騷求女之意媒勞二字卽離騷媒拙之意求神自始至終不能一遇卽離騷高邱無女閨中遠達之義

石瀨

喻已

兮淺淺

叶

飛龍

喻神

兮翩翩交不忠兮

何評畧點正意

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叶賢二字婉而多風

奚註

言石瀨之水豈足容龍以比事神之禮游而神不降也且興起下二句蓋交神之道不肫誠故怨長期神之心不信確故神亦告我以不閒此反身自責之詞也石瀨二句合上節是比中又比

鼉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叶

箋

此追述前此迎神之誠敬也。鳥次水周，寫北清幽潔而僻靜，正享神祭祀之所。君胡爲不降空，令人作網繆想也。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

六臣注下女，喻賢臣。何評：不敢質言君猶云下執事耳。

箋

玦佩擬以贊見於湘君者，捐玦江中，遺佩澧浦，猶恐誠不上達，更采杜若以遺下女，冀其鑒微忱而上達也。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上句失望之詞，下句聊以自解也。

箋

奈下女亦隨湘君去，遠不及遺，故曰時不可兮再得。逍遙，容與者，悼湘君已往，尚冀夫人之降臨，姑少緩以待之也。

正誤

羅願爾雅，翼以湘君爲神奇，相死後之配夫人，卽二女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獨檣杌奇，相震蒙氏女竊黃帝元珠泛江而死爲神。

則奇相亦女子也焉得爲
湘君之配此荒誕之說也

玉麈

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帝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總云湘君哉何以改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妃靈達鑿通無方尙能以烏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尙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沉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亦無緣復下降小女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旣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瘳悲夫

何評

二篇情致風華婉曲動人大意亦寓思君之旨曰望夫君思公子皆以託諷其稱余處乃托主祭者之言以自比也首尾俱見丰姿

絕秀

湘夫人

何評

首言帝子猶呼織女為天孫耳後言九疑亦謂與湘水近故會無娥皇女英之說齊東野人語不足辨也

帝子

夫人帝女故曰帝子

降兮北渚

頂前篇夕碑節句來

目眇眇兮愁予

叶與目眇眇三字寫

帝子降如見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叶何評起筆標緲神情欲活

雙

二妃同時並祀湘君既揚靈不顧不應帝子獨降此故為恍惚之筆以起下文無端之幻想也眇眇愁予望之但覺嫋嫋然搖曳而來者心疑其為帝子降而非也蓋洞庭風起波生而飄木葉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

指帝子

期也

兮夕張

叶去陳設帷幄也

鳥何萃

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

箋

頰上豈能騁望登頰而望悉屬空中設想且安思盛設帷幄欲與帝子盟訂夕約豈非鳥幸頰中骨掛木上空作營巢獲魚之想此自嘲自解

辭之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

等爲公子裳謂女公子故帝子亦稱公子

兮未敢言

叶

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箋

此又設言公子若來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芳香之薦豈無足以當公子之一盼耶然思而不敢言者特恐未必肯來徒作惠然之想恍惚遠望惟有觀渚水之潺湲而已

麋

同麋

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水涯

朝馳余馬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箋

庭中何曾有麋水裔何曾是蛟皆從上恍惚二字生出心中幻想遂眼若有見麋食蛟來疑神見鬼恍似夫人之騁從已手故朝馳馬於江皋而迎之夕泛舟於西潒而速之也

解

此望中所見庭中忽有麋水裔忽有蛟疑夫人之將降也江皋西潒求之於此而復求之於彼也

蔣

思而不敢言幾絕望矣麋來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蓋美人之情

狀也

聞佳人

尊之曰帝子親之曰公子美之曰佳人

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

憑空造
謠奇甚

箋

將騰偕逝謂夫人將邀湘君偕逝而臨於夕張之所也佳人一召業已喜出望外又聞與湘君偕逝更夢想所不及前是眼中幻像此乃耳中

空音一問字一將

字全於空中著色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

芙蓉 葢 二語總 百貫下



此因開湘君有借逝之語故於夕張之地 又相地築室加意修飾以冀其降臨也

蓀壁兮紫壇矧

古播 字

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

音老

辛夷

楣兮葍房罔

同 綱

薜荔兮爲帷擗蕙櫺兮旣張白玉兮爲

鎮

同 璵

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

薄 荷

屋繚之兮杜蘅合百

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二語總 束結上



已上備極芳香幽潔意湘君與夫人憐其竭誠盡致必騰駕而至矣其 鋪叙衆芳處凡十二種其說玉處只一句蓋借玉自比而以衆芳喻平 昔所樹滋之蘭蕙與留夷擗車等欲共聚之於一堂也有此衆芳 築室何患君不三后臣不臯夔明良喜起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何評

比也全用芳草點綴生情亦取眾芳之喻也

九疑繽

狀巫舞之衣繽紛五彩如九疑之雲也

兮並迎

意其將降故帥羣巫而迎之也

靈之來兮如雲

箋

曰如者則所見乃雲非靈蓋由心中幻想眼花亂飛遂真以為二妃降矣楚詞凡說雲處皆曰九疑漢郊祀歌亦然不必泥舜說

評註

此一語正言神之降也皆從荒忽之中摹擬如此離騷九疑繽其並迎明言神降何於此獨言迎之以去總緣諸解以神不見答况

原之不得於君故曲為之辭竊以為未安也

捐子袂兮江中遺子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

叶渚詞意特以重復見奇

箋

捐袂遺襟報夫人之美召及邀湘君偕逝之德也遠者指隨從二妃之下女勞其遠來也皆意中虛擬之詞

何評

如雲之從尙思遠者求賢
如不及之意於此可見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箋

前章時不可再得惜之也此章時不可驟得幸之也前所不可得者今幸而驟得之矣逍遙容與則祝其少留而勿去也與前湘君章詞若重

複意實迥別一篇水月鏡花

文字使後世讀者從何摸索

論註

近有集解云湘君一篇卽湘君召夫人者也夫人一篇則夫人答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稱女稱下女後以女答男故稱帝子稱公子稱遲者其中或稱君或稱佳人或稱夫君則彼此相謂之辭也以男遣女則有玦有珮此男子之所有事也以女遣男故有袂有襍此女子之所有事也其於彼此酬答之際一一相應

大司命

等

周禮大宗伯有司命之祀星傳曰中宮三台星上台曰司命主壽前湘君湘夫人兩篇章法蟬遞而下分之爲兩篇合之實一篇也此篇大司

命與少司命兩篇

並序則合傳體也

廣開兮天門

大極垣九門曰端門左掖東華東中華太陽右掖西華西中華太陰

紛吾

大司命自謂

乘兮元雲

令飄風兮先驅使凍

音東

雨兮灑塵

君

指少司命

回翔兮以下

叶少司命在紫微垣文昌宮回翔以下者謂從文昌宮而下也

踰空桑兮從

女

乘乃箕星之精東方七宿之一瑜者曆箕津而下臨祭所也從女神降於巫身也

紛總總

指九州之衆

兮九州何壽

天兮在予

叶言與少司命同治九州生命不專在予一人也

箋

下章明明有吾與君兮齊速語則知此君字斷指少司命無疑空桑人昔誤作山名玩天招有魂乎歸來定空桑只注空桑琴瑟名又豈可以

作山名

解耶

高飛兮安翔

轉降卽遊蒼道帝心急不敢久留人間也

乘清氣兮御陰陽吾

大司命自謂

與

君

少司命

兮齊速道帝之兮九阰

音坑叶岡

箋

斗爲帝車運行天上九阰九宮也三台司命隨車運轉飛歷九宮宣道帝命而施福善禍淫之政焉天上九宮應地下九州故曰九阰齊速有

感必應無

所留滯也

靈衣兮被被

披

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予

所爲

已上皆大司命之語

箋 靈衣玉佩道帝之服此神將道帝他往一陰一陽者言人之壽命莫不本乎陰陽我雖主之亦惟有順帝之命代天宣化耳何能與造物分其權故曰衆莫知予所爲此臨去諭祭者之無益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寔近

兮愈疏

以下皆主祭者之詞疏麻喻芳離居寓君只此四語露思君正意

箋 此留神之語疏麻瑤華皆極難購之品將以遺者言別離在即囑其少爲居此以待其從容而往折也老冉冉者悼光陰易過恐一去而欲遺

無從若不及君之降臨一寔

近君則我之疏君愈甚矣

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叶結桂枝兮延竚美愈思兮

愁人

箋

此悵神去太疾不及待其折疏麻瑤華矣結桂廷堦是於急不待緩之時又思所以暫挽之術無如高駝冲天留既不能贈又不及所以愈思

而愈
愁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爲

發蒙此自慰之詞人能盡性立命則冥漠無權
按此卽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結出大旨

箋

此從無可奈何中想出一解愁之方並以釋不寢近而愈疏之感唯昭
質未虧前大夫已言之矣此又曰無虧者益加自勉也語云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莊子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屈子亦惟自盡其所當然
而已離之未必遽歿合之未必能壽也况司命陰陽之語已寓有命在
而有當之說原於生死之際固已早了然
於心矣注家紛紛泥壽歿之說失其旨矣

少司命

箋

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在斗魁前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朱子以上台為大司命第四星

為少

司命

穉蘭兮

興神突然而起

麩蕪羅生兮堂下

叶祀神之堂

綠葉兮素枝芳菲

非兮襲子

叶 巫自謂芳菲襲人興神之將降

夫人兮自有美子

才四切與字育之字同誠能感神自

蒙福祐

蓀

蓀亦芳草

何以兮愁苦

愁字遙接前篇羌愈思愁人句來此巫慰主祭者之詞

箋

自有美子即人各有命在之意秋蘭麩蕪生於堂下亦各有命其芳菲襲人者得大全也蓀何以兮愁苦則所遇有幸有不幸要知亦由命也

少司命篇不言命然開首數語却句句是言命

正誤

環濟要畧子猶肇也恤下之稱註家將美子二字作子孫講且謂少司命主人子孫何荒誕穿鑿之甚

蘓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喻神忽獨與余兮

目成

以下皆巫語

箋

此以蘭興神作指點語也原之愁苦非愁壽天愁嫖修不見荅於君也故至卽以堂下之芳簪曉之言以爾之視堂下青青者蘭也綠葉紫莖

者蘼蕪也然以我觀之則滿堂皆美人也忽獨者見神

於衆芳中獨與余顧盼而以目定情此固有命在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此怪之之詞旣與目成莫逆於心自不應入不言而

出不辭矣今旣乘風載雲則是神將去矣雖有目成之好其如不能久何甚言君不可恃之意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

樂兮新相知

此悵神欲去而作別離之感也新知之樂目成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
雲之際

箋

此又疑之之詞以司命之尊則當靈衣玉珮不應荷衣蕙帶而效媠修者之服豈神亦愛芳與製芰荷爲衣集芙蓉爲裳者有同心之好耶不然胡爲儵來又逝且不逕逝復宿於帝郊須乎雲際默窺君意豈憐其抑鬱失所而然歟抑哀其老冉冉而然歟雖然感君回翔天門還踰空桑目成一盼依依不捨我其何以報君耶

與女沐兮咸池

咸池三星在天
潢內日浴處

晞女髮兮陽之阿

二語根夕宿句
來宿起必沐首

理髮

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悅兮浩歌

大聲
長歌

箋

上二屬其少留欲致其感
勉之意下二送神之詞

孔蓋兮翠旒

此即所歌之歌

登九天兮撫彗星

祝其鋤奸誅佞

懲長劍兮擁

護

幼艾

幼少者艾老者懲長劍者誦懷王太阿在握柄不下移也

荃獨宜兮為民正

叶正方直不曲之

謂獨宜者謂兩司命能造人之命而又能衛人之生也

筮

撫彗懲劍蓋指文昌六星中有日上將次將神皆威武而能除殘去暴者故歌中及之耳

發蒙

兩司命措語各有分寸前大司命猶有人命壽夭四字點題此則絕無一字及命而究其所以然莫非命也詞意超脫之甚

何誣

用意在為民正處以秋蘭與芳潔全用比興意詞意縹緲方艷絕倫結處三句正說全意俱醒

玉塵

案大司命曰何壽夭兮在子王逸少司命注曰言司命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蓋並指三台上台二星之司命言

東君

東 祀日神也禮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

噉朝

將出兮東方照吾

自謂

檻兮扶桑撫余

指東馬義
君言馭

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叶

箋

此特形容主祭者之誠祀日大典也主人不可不夙興從事仍恐不及故潔晨先起陳設祭品部署文樂各事齊備冠帶以俟無如遲之又久而天尙未明於是遂有將出之逆計照檻之遡度安驅者似怪義馭之故爲此緩緩也末句點出夜字始知猶是夜中也皎皎既明還作夢中

也 想

駕龍軻兮乘雷

叶黎山東日照縣五鼓日出水聲如雷

載雲旗兮委蛇

叶移此時日輪將上已見霞光

燦爛如旌旗閃

閃於海上矣

長太息兮將土心低徊兮顧懷

太息者嘆其神靈不測低徊者念我

生如寄不及日馭在天萬古如斯

二語寫出萬古之人心思感慨也

箋

讀漢郊祀歌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通觀是耶謂何則人固不能不低徊而

顧懷

矣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

箋

此時日馭已升主人肅穆迎神於是諸樂並作諸巫並舞不曰娛神而曰娛人者神遠人近觀人之娛則神之娛可知矣愴兮忘歸者正以見

其樂之盛而

巫之艷也

絃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飀兮吹竽思靈保

靈保巫之盤旋

秘情盡致似有神
靈附之而舞也

兮賢媯叶

翺飛兮翠會

同翺翺飛翠會四
字屬巫舞入妙

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箋

靈謂鬱儀主日之神日體在天不臨祭其神降故曰
靈蔽日者謂其騁從如雲而日光若反爲之蔽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此時神既畢享日輪西墜
天狼一星在東井南日光

反照鋒芒萬仞
如射之者然

操余弧

弧九星在
狼東南

兮反淪降

叶

援北斗兮酌桂

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叶

箋

日甫落而北斗先見酌桂漿者蓋祭者寅饒納日之義欲援北斗而酌
桂漿以獻之也撰余轡者東君既享其獻撰轡而入虞淵杳冥冥者繞

地一週東行又將復旦也天狼喻秦東行願君之
明如日月之光華在天也通篇只二語見正意

九歌

東君

五

河伯

等

竹書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則河洛二伯乃夏時諸侯從禹治水有功故封河伯於河封洛伯於洛沒為水神後人祀之稱為河伯云屈子此篇蓋以河伯比當時賢士隱於河上如甘盤者欲求其出而與之共事楚而不得之作也故聞首即云與女遊兮九河乃親而應之之詞何西仲乃謂楚越境祭神涉於詭瀆而蘇嶺又以為祀權星紛紛妄說何後世高叟之多也

與女指河伯言

遊兮九河

衝口而出極寫欲見情迫九河河伯日遊之地徒駭太史馬頰復補胡蘇簡潔鉤盤萬津也

衝

風逆起兮橫波

出門便遇風阻見不得與遊之兆

乘水車兮荷蓋

迎神之舟

駕雨

龍兮驂鸞

叶丑歌反迎神之車風波既不可涉故捨舟而從陸也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為九河發源意即河伯之所棲故欲登崑崙而求之四望者登山絕頂而覓其所居也

心飛揚

兮浩蕩

乃一望無際惟見高山峻嶺穹窿極天飛揚浩蕩既以自喜喜其境地闊朗眼界爲之一空又復自悲悲其浩蕩無際不知神之所在也四字

寫盡望字神理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箋

言捨此崑崙別無他處可求於是極其心思目力望之遲之又久不覺日暮悵然忘歸因迴思河伯究係水神求之者仍當於水際求之極浦

浦之絕遠者意神必僻居於此或可一與之寤懷也

魚鱗屋兮龍堂

叶

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箋

此既遙見其屋又遙見其闕矣是真河伯之居也靈何爲兮水中詩之之詞欲就見而不得空有伊人宛在之思

乘白龍兮逐文魚

叶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

下叶

釋

龜在水中既不得見極欲與遊非乘龍逐魚迴洄以從之不可也
流澌粉下則龍既不得乘而魚又不能逐矣總寫欲見不得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

稱子尊之也
美人親之也

兮南浦

大河之南浦
故云南浦波海

酒酒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釋

海若知河伯將避世蹈海故使海波來迎交手者言甫得識子之居乘
龍逐魚何難登子之堂造子之宮與子一執手而訂遊渚之約乃甫交
手而子東行雖然子自此遠矣子豈能忘情於子哉送君南浦惟見迎
子者尚有滔滔之波隨子者更有剽逐之魚所謂兼葭蒼蒼者豈不滿
日淒涼耶

山鬼

箋此屈子被放山中寂寥自寫幽懷豈真為祀鬼設耶然寫鬼之求悅人及鬼之歸來山中詠讚世故不少

騷辯吳楚俗祀鬼巫祝歛神謂之巫筵祀神之餘爰及鬼物以報歲功本古蜡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子兮善窈窕子厲壇主祭之公子不曰設食賑孤而曰慕子蓋自裝憊面之辭

箋天下豈真有鬼邪吾不得而知也天下豈真無鬼邪吾不得而知也今屈子曰若有人則是有鬼矣豈真有被薜荔而帶女羅者耶豈真有含睇而宜笑者耶屈子既言之鑿鑿吾亦姑從屈子說鬼山之陰僻處曰阿含睇微盼也宜笑笑也鬼寂寞無聊恨無知己忽聞有以飲食享之者不覺自負其美曰子亦善為此窈窕也甘言悅人蓋欲急圖哺餒耳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此形容山鬼出山遠赴賓進躡躡莫指始則慮徒步難行必須騎從於是有赤豹文狸之選織又慮前驅之無車且引導之無旗於是有辛夷桂蕊之結復而顧影自憐嫌葳蕤女羅之粗野有腆顏而於是衣以石蘭帶則束以杜蘅車騎既盛被帶又都且含睇宜笑猶恐人之不悅已也於是更廣折芳馨搜羅土物以爲獻媚資嗟乎以裝束佩帶之如此禮物芳馨之如彼孰猶有謂之爲鬼者乎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叶



此又恐公子怪其來遲因自白其所處之幽篁山路之險以釋其獨後之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

表者孤立以招魂之幡竿也晉書置籠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爲表此山鬼在途遙望之詞

雲容容

兮而在下

叶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

寫

景亦
妙

箋

杳冥晝晦見羣鬼受祀至已久矣
神靈兩者鬼之精靈聚而兩作也

留靈

靈壇

修

修其祀事猶
修禊之修

兮憺忘歸

評註此爲山
見享祭正支

歲旣晏兮孰

華予

叶

箋

留謂留連祭所與諸鬼修燕飲之樂憺忘歸妙有恣其所啖之意華予
謂膾旣終除此一享之外孰再有張筵而食我者此贊公子之賢也

正誤

王逸謂靈修爲懷王
是誤將二字連讀矣

彙訂

言見於風雨晦冥中見歌舞音樂之盛留連不去憺然念歸旣又
自思歲云暮矣我獨後來不獲屢飲今我若歸山孰有再設此筵

以光寵子者乎冀
望而不敢必也

采三秀也

芝也

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見采之難

怨公子兮

悵忘歸

忘歸山阿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

箋

此山鬼歸後自述其怨思也采三秀者冀其復召將以復遺之也不意
荏冉一載歲臘又盡而舊興不舉使我獨坐空山緜懷無已能不怨公

子之薄待我乎既而思之君非薄情人也或君有他故心
雖思我而不得閒也既怨之復諒之狀鬼之聲情獨絕

正誤

公子指主祭者王逸作公子
椒六臣及後儒從之誤也

山中人

鬼自謂

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

叶博

君思我兮

然疑作

箋

此山鬼自負其品之清高行之芳潔其所餐者杜若飲者石泉飲者松栢豈真屑人間之賈祀耶然疑作言君非真知我者胡然既信之又疑之徒有慕予之虛名反藐予為山中人足以見子塵俗之心矣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叶搜較東風飄飄神靈雨更凄慘能不令四山鬼啼

思公子兮徒離憂

箋

此鬼歸宿山阿自慰而自解也雷雨之際猿啾啾風木蕭蕭在人為苦在鬼為樂何也蓋天下極樂之事未有不變而為凄慘者即如子之慕予子之悅予皆一時情意相感豈不可樂及事過情遷依然爾為爾我為我豈能時時相聚耶徒離憂自悔之詞按外傳稱原棲玉筍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異哉交到至性中流出固能動天地而感鬼神豈尋常筆墨所能及哉

騷辨

鬼居常祀之末即今郡屬壇春秋設祭祀土穀正神之餘遍及無主羣厲舊時樂歌止泛列祀鬼一章合前祀神八章故有九歌之

目其所以有十一篇者蓋於祀鬼一章中特分山
鬼國殤禮魂三項大夫自寫其胸中之寄托耳

國殤

送

傷謂死國事者小爾雅
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辭

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唐昧又殺景缺大約戰士多死於秦檀弓
謂死而不弔者三畏居一焉莊子戰而死者葬不以鬻皆以無勇
爲耻也故三問極力描寫不但以
慰死魂亦以作士氣張國威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

騎

車錯轂兮短兵接

叶
匝
步卒

旌蔽日兮

敵若雲

形容敵
兵之多

矢交

兼敵
兵言

墜兮士爭先

叶
詢

凌子陣兮躡子行

叶

形容
敵兵之猛

左驂殪兮右刃傷

我

霾兩輪

兮繫四馬

叶

戰敗不
退示以必死

援玉枹兮擊鳴鼓

指督戰者宋可卒曰於
敗北中寫出生氣覺長

吉霜重鼓聲不起未免衰颯

天時懟兮威靈怒

言敵之強暴天皆爲之震怒也

嚴殺盡兮棄原

壘

叶天懟神怒之故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辭鋒道言始戰之時只知有進無退不知去國之遠

而死於此地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

叶

首雖離兮心不懲

生氣不喪猶真餘勇

發蒙

筆致雄毅適與題稱得出不入句一宕局勢寬而不促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叶形人死心不死當爲鬼雄以殺賊也

等

誠既勇以下祭者贊嘆之詞以明所以設祀之意也

禮魂

箋 招魂而祀之曰禮非
僅禮善終者之詞

盛禮

備其祭祀之禮

兮會鼓

會衆巫而鼓

傳芭兮代舞

衆巫相代而舞

嫫女倡兮容

與春蘭兮秋菊

卽所傳之芭

長無絕兮終古

聽直

禮魂却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絕善佩芳者蘭菊卽其魂也

辭鑿

此承上國殤而作國殤通篇絕不言致祭一字以其棄原塋無主殯殮不能成禮拜獻歌舞不足道也上稱其武勇剛強忘身爲國已足慰其靈於地下禮魂但言致祭娛魂絕不言生前行實一字以其生前無行可稱故其不同如此長無絕乎終古句雖指世世長享其祭亦因楚師屢敗於秦欲自此以往不復用兵使民得送死爲幸也

評註

無絕終古屈子蓋憂楚之
不祀而致意於篇終云爾

屈辭精義卷之五

屈辭精義卷之六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遠遊

發明

此截離騷遠逝以下諸章行爲此詞爲後世遊仙之祖自悲時俗起至焉所程止乃遠遊賦序先序其欲求仙之故蓋不求仙則不得聞至道既聞道遂能煉精成氣煉氣成神載營魄而上征以遂其遠遊之志中間幻託神遊以展其勢至臨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依然離騷機局特變其格而又生出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段以暢其未發之旨皆寓言也其實文中扼要只內惟省以端操求正氣之所由乃一篇大旨其曰飡六氣卽食此氣審氣卽審此氣卽孟子所謂至大至剛直塞於天地浩然之氣故能上天入地而與泰初爲鄰者皆恃有此氣也讀者泥於求仙之說失其旨矣

外傳

載原晚益憤懣披素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又有王逼逐之等語按此則此篇作於晚年亦欲託於世外矣奈王逼逐之遂于五月五日沈於汨羅蓋屈子有不得不死之故朱子譏其爲忠之過其論苛矣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

發端四語全文已極深悲極痛之辭

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昧兮魂

營營而達曙

質魂遽舉以起下文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

生不逢堯與舜

禪
來者吾不聞

箋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從此化出

步徙倚而遙思兮悒愴怳而永懷叶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

此又由意及心

神儻忽而不返兮大限有盡形枯槁而獨畱內惟省以端操

兮求正氣之所由

箋 然後序出神來即趁手補出形與氣有形氣方能存神形氣乃神之根本端操者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所謂操也正氣浩然之

氣伏後餐氣審氣

二語乃修仙要旨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得仙之清

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謂形脫尸解

而不見

兮聲名著而日延

筌

莊子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莊子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美韓衆

韓

終齊人服
首蒲得仙

之得一

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

羣而遁逸

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髮髯以遙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

叶

箋

承上形遠邈逸來言得一之靈煉氣化神遂能曾舉而遠遊矣神奔鬼

怪指上傳說韓衆言其變現莫測精皎皎以往來者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人惟於髮髯

中遙見之耳

超氛埃而淑

善

郵

傳舍神仙往來
河府名勝之地

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

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箋

終不返其故都此正憤激之辭卻託之於仙覺
後來丁令威之感城郭如故人民非猶爲多事

恐天時之代序兮曜靈晷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草之先齋

筌 卽日月忽其不掩兮
春與秋其代序之意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

自悼歲月虛度志無所成

誰可與玩斯

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

爲遠遊計也

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

法也此遠遊之根通篇著意在此

變 忽然溯及高陽高陽爲楚之先帝惜今邈矣焉所程
痛楚後世子孫不得取以爲法也已上乃遠遊賦序

重曰

鄭重言之以別序文

春秋忽其不掩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

黃帝

鼎湖上升羣臣攀龍鬚而上

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

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仙去

而娛戲

嬉叶

玉塵

按劉向列仙傳云考周靈王三十三年穀洛鬪太子晉諫壅川是亦賢王子也汲冢周書云王子晉謂師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據此則非仙去明矣焦竑云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背王僑為栢人令於此登仙世遂誤以王僑為王子喬也後漢書王喬傳云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並載飛鳧舄事蔡中郎碑云王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諸說不同何列仙傳中多王喬耶固知史傳亦不足憑

餐六氣

謂四時及子午二時之氣

而飲沆瀣

金莖露氣

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叶胡

南方日中氣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精氣神三者乃修真要訣

蔣註

入之神明本自清澄而不能不消於後天昏濁之氣故必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塵穢自消神明所以能保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

今廬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升仙之所

而壹息

暫憩

也見王子而宿

同

之兮審

訊問也

壹氣之和德

蔣註

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爲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

曰王之道

養氣之道

可受

心

兮而不可傳

言

其小無內兮其

大無垠

小無內卷之則退藏於密大無垠放之則彌六合

毋滑亂

而汝

魂兮彼

指

將自然

自然則虛矣

壹氣孔神兮

氣一則神

於中夜存

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已上王喬之言

箋

已上三章傳然先一韻垠魂存門一韻皆隔句叶玩王喬語有似廣成授黃帝之言乃經秘訣數語括盡

聞至貴而遂徂兮

秘術既得思竟
煉質煉形之地

忽乎吾將行

叶

仍羽人於

丹邱兮

將欲他往
忽復返顧

留不死之舊鄉

王子
所居

朝濯髮於湯

湯

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扶木一曰居上枝九日
居下枝夕晞謂夕陽倒

射低照
於西也

吸飛泉

瀑

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叶
山海經稷澤
多白玉有玉膏黃

帝是食
是餐

玉色頰

丙淺
赤色

以腕

澤

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質銷鑠

凡質
盡也

以澗約兮

莊子姑射之神肌膚
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神要眇以淫放

逍遙
遊也

蔣註

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服爲言者蓋一氣之和德
固已心解力行矣然其氣不滅則無以厚養之之本故益取天地

萬物之精以充
其氣而大其養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叶榮

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豸

寂

漠其無人

望

南州即南嶽山無獸則無虎狼可知野無人則雞犬不聞可知且滿山桂樹冬榮真仙靈之窟宅也

載營

同榮

魄而登霞

同遐

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闈其開關

兮排閭闔而望予

陰魄既煉為昀榮之神乘氣上昇所謂精皎皎以往來也

望

發軔之初先遊天上一排字見得道之人聲口便自不同望者諭其早排閭闔勿似曩之倚而望予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

天帝南宮

之所居集重陽

帝之宸居

入

帝宮兮造旬始

星名在北斗旁

而觀清都

中宮太一之居

朝發軔於太儀

天帝

之

庭兮夕始臨乎微闕

即闕無間東北幽州山

筮

召豐隆先導者取其迅速無阻也問太微集重陽謁上帝之宮造旬始之殿觀清都之居由其已得至道仙凡迴別故所至之地出入直達遊

天既耻下謁古帝先遊東方者帝出乎震

木德之君其帝太皞故首先求見伏羲

聽直

曰命曰辨曰登曰召登天之氣煇驅使如意也曰導曰問初至而索途也曰集曰入曰造曰觀者既至而縱步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

雲旗之委蛇

筮

騷經云屯千乘此則萬乘見車騎之多勝前十倍矣

騎

騶騎

膠葛以雜亂兮班

隨從

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

過正東也

兮吾將過乎句芒

少皞之子重太皞之臣

箋

未謁其君先過其臣亦求其先容之意

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

箋

太皞謁畢依次即當右轉以謁炎帝奈南方昏暗惡其不明故暫緩南行直躡天徑以西先謁西皇

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

少皞之子該西皇之臣

乎西皇

少皞金天氏

箋 西皇君臣既遇前欲詔西皇使涉余者今則不煩其麾蛟龍以爲梁而自能涉矣

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

驚霧之流波

叶基

箋 前欲指西海以爲期者悵此志未遂今既能上天下地矣何妨擘彗星以爲旂舉斗柄以爲麾極海外之游以滿我素願游驚霧者已至天之

盡處惟見黑霧茫茫流波洶洶

不得不驚而作回轅之想矣

時曖曖

暗

其曠

日不明

莽兮召元武

北方七宿龜地也

而奔屬後文

昌使掌行兮

謂掌領從行者

選署衆神以並轂

箋 西海既回欲往遊北方時天既昏黑北絡寒門之地太陰之方恐路多魑魅故備將相選衆神並轂以驅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

雷公而爲衛

箋

徐弭節蓋憚其日暮而路又遙遠使雨師徑待右雷公爲衛者防夜中之不測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

欲北而不肯徑行又欲先遊南方

以担擗

音絮叶隔軒舉也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箋

自聞至貴以來內氣既足外養又充借度世爲忘歸計豈欣欣自喜爲媮遊媮娛地耶然而不能不恣睢者蓋東西之遊旣畢若逕往北方置

故土於度外似又大矯不得不先轉轡南遊姑置北遊於事後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箋

前云終不返其故都是已置楚於度外此忽云涉青雲以汎濫者蓋因恣睢一念之差遂至萬感交集初不計其忽又路過故鄉也曩見僕夫悲今則余心悲矣曩恨未聞至道苦爲時俗所阨致遭沈鬱之冤今既超脫塵凡矣然汗漫空遊會何補於國事思念及此能不悲哉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

汜容與者遲遲去故國之意也

箋

既臨脫故鄉思念舊故便當歸楚然終不反故都之言不能忘故自弭其悲以行耳

指炎神

南方之帝炎帝其臣祝融

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

忽兮沛澗瀆

南海之波濤瀨瀚也

而自浮

叶皮

既 既過楚境則南疑
為近故先謁炎帝

祝融 頴頊之子黎原
之二世祖也
戒而蹕御兮 裔孫遠來故
止而雷之
騰告鸞鳥 一句總提
以下皆祝

融 告教鸞
鳥之詞
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叶
使

湘靈鼓瑟兮 命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繆

虬而透迤 雌蜺便娟以增撓同
兮鸞鳥軒翥而翔飛一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焉乃逝以徘徊

祝融 憤楚之亂憫原之忠故張樂奏技以樂其志而解其放逐之寃也

焉乃者原欲北謁顛頊不忍遽違祝
融厚待之美意故欲逝而徘徊也

總收見鸞鳥亦隨
眾鼓舞而樂賓也

舒并節

雙節旌

以馳騫兮遠

也

絕垠乎寒門

叶北極之門

軼迅風

於清源

北海

兮從顛瑱乎層水

北方帝顛瑱高陽氏其臣元冥

箋

瑱乃原之始祖欲往求其程法以爲今日治楚規模故軼迅風而上謁也收到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爲一篇之暇

歷元冥

少皞子修

以邪徑兮棄間維

天有六間地有四維謂由斜逕而乘北隅之間維也

以反

顧

顧楚也

召黔羸

造化神名

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

喻平其政刑剷去奸佞

箋

原由南至北不欲再過故都必須迂道迂道迂則必邪原係高陽苗裔豈可由邪徑見耶邪徑既不可行而楚之道路又甚艱險不平非召黔羸先平其路不可行也

不得不舍而之他矣

經營四荒兮周遊六漠上至列闕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叶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恍

而無聞

叶陰

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箋

此遠遊之結穴也太初者氣之始天地未開時也是時人物未生與之爲鄰則氣復還於太虛無見無聞與死同矣人至此仙固不必求遊亦

不必遊又何愁
苦鬱結爲哉

卜居

筮

卜居變兮字爲平字極騷體之變實前所未有其問卜之辭不過欲明己之廉貞並借以譏當世之事婦人者前後隱隱其辭而中間啾啾皆突梯特用兩長句見意妙在全作滑稽語而詹尹之釋策亦不明言其故但答以用君之心二語正機鋒相對筆如蚪龍天矯不可羈勒

蔣註

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居謂所以自處之方以忠獲罪無可告訴問卜以號之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詞啾啾嗷嗷諸語皆深肖上官

靳尚如和情態而著其讒嫉之私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志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迺往見太卜鄭詹尹曰子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箋

已上下
居賦序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樸以忠乎

盡心君國

將送往勞來斯

無窮乎

役情世俗

寧誅鋤草茹以力耕乎

歸隱田間

將遊大人以

成名乎

曳裾朱門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逆諫

將從俗富貴

以偷生乎

違義苟免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出世養性

將呢訾以

求媚也

慄斯

飾爲恐懼

喔咿

欲言不言

儒兒

佻兒

嬰兒皆柔媚取悅之容儒兒一作嚙呢洪注喔咿嚙呢皆強笑

貌以事婦人乎

腆頰以奉宮闈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

滑達

貌滑

稽

嘲笑取悅

如脂

膏

如韋

慄革

以絜楹乎

如工人以絜柱取共圓而不觚也

玉麈

日史記索隱滑如字稽音計王叔夜被子滑稽轉注之器若漏卮之類以此人語言捷給應對不窮也補註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

日不

竭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
媮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輓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
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

總結上八條以
明問卜之意

何曰

主意已定姑用抑揚之詞以抒其憤
耳一正一反復陳之奇絕橫絕

世溷濁而不清蠟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

去

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筮

請卜之後復發此一段感慨正承序中破郭於讒來屈子之卜非求用舍求辨其清濁也故曰誰知吾之廉貞自己業已道破何用卜爲此詹

尹所以釋

策而謝矣

詹尹迺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謙言才識短淺

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叶物指龜言

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叶湯

數指策言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筮

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龜策雖靈豈能移介石之廉貞耶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妙極其中有數有理渾含無盡

漁父

辭鏡

史記載靈均此辭之後卽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篇中葬魚腹之語其意已決特借漁父問答以明其志耳濁醉二字畫出當日仕

楚諸臣

真面目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箋

兩我字兩獨字乃原之斤斤自標處
正原之疑滯於物處已上漁父賦序

何評

以清濁醉醒四字立
局問答俱有機鋒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叶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

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鑿

推者推彼而去之移者移此而就之也泥其泥水不失其爲清餽糟歎醜醒不嫌於薄醉也務深思者必遭忌難高舉者必蹈危此皆凝滯而

不善推移之過也

何辭

頗類蒙莊氏之言然屈子胸中自有定見不以人言而惑也獨醒獨清此公人已白爲中流砥柱寧赴湘流葬於魚腹而不之悔耳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必彈之振之者恐衣

冠中尚有宿垢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叶莫者乎寧赴

悲反

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

塵埃

叶
衣乎

箋

漁父之辭未嘗非處亂世之道然在原有萬不能已者宗臣之諠休戚相關寧爲史魚死不效寧武愚志各有在物字緊對上物字言我之所

以不能與世推移者

正爲此物此志也

何評

兩問兩答雖以漁父作結而意實自表謂非不知推移之用有所不忍故耳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各成

是其

箴

屈子之志皎如日月漁父之意清若滄浪一濯字正以洗屈子之拘濯則何患乎汶汶何嫌乎塵埃此解脫指點語也遂去不復與言高絕妙絕蓋已默喻屈子之忠貞而百折不回矣或曰滄浪之歌招隱詞也與其死而無補於國何不高蹈而潔身余曰不然夫隱所以全生也人苟可以無死又焉用隱爲惟其不能生所以不能隱此孤臣孽子之心豈外道遙者可同日語哉滄浪歌見孟子孔子時已聞之矣應是楚人成語而屈子引之非真有漁父可知何世人紛紛作麼說耶

何評

屈子本意已是明言而卻以漁父之詞爲結妙甚滄浪一曲烟波無際矣

屈辭精義卷之六

是書草創於春夏裁汰於秋冬稿凡五易實掃盡
前人一切卮言蔓語獨開生面差以自喜然冰硯
雪窗黎明卽起篝鐙而止擁爐自寫指爲之腫目
爲之眩所賴以禦寒者晨惟苦茗數碗薑菹一片
而已嘉慶辛未除夕鐙下覆較畢爰識四絕

瓣香終歲手無停譜卉紉蘭學註經倘得名山藏不朽
精誠長託楚騷靈

研朱刻翠染湘筠洗盡鉛華漱玉津畫出美人真面目

直教天女叫蒼旻

弟子邈難追
宋景弔騷空
憶賈諸生
漫漫雲霧人
千古誰與登堂把臂行

桑榆晚景愛難收
午夜篝鐙寫素秋
他日淮南堪作傳
不妨辛苦說蠅頭

跋

文自六經外惟莊屈兩家夙稱大宗莊文灑灑屈詞奇
險莊可以御空而行隨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結構屈則
自抒悲憤其措語之難有甚於莊蓋忠既不見亮於君
內而鄭袖則王之愛姬外而子蘭則王之愛子且滿朝
黨人皆王之親信中外綦布稍涉國事有干誹謗得咎
更甚不得不託諸比興以申其邑鬱之懷故運思落筆
都借寓於奇險之徑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洋洋纏

纒滔滔汨汨無義不搜無典不舉而起伏照應頓挫迴
環極文人之能事故能與漆園並驅千古前儒註釋紛
紛無不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家自以爲獲荆山之璧
然求其旨趣合拍機神洞達識既不足以透徹精微而
學又不足以鉤深致遠故總無當於作者之心餘若諸
家則膚辭剩語冗蔓滿紙客歲奮志斯役潛心一載今
正復加訂正由春迄夏不惜午夜篝鐙探賸索隱務期
大暢厥旨恍若親炙於屈子之靈而受其耳提面命之

教也故每於展讀之際覺屈子神光猶剡剡紙上能不
肅然恐悚然而悲其志也至於獵取諸家粹語亦惟披
沙揀金不敢怖其河漢亦不敢信其矯強一言之合必
慎所擇取冀其廣播士林不肯令昔人一片血心理沒
千古也嘉慶壬申夏五端陽素村禮漫識於修梅山館